通鑑續編卷第七

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

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人以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勸服儒術者不可勝數矣

更定科舉法

科舉進士明經諸科之外又有特奏名別頭試之目特奏名者始於晉天福中以士之貢于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焉別頭試者士有親

威仕本州或爲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科名俱鉅公皆由此選帝自即位以來尤嚮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宋祁等言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薛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攷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廉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數十道

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元昊不聽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户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爾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云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曩霄來降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迫納朝廷其拷拽鏞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六月詔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倚以

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仔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俾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夏竦既怨石介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杜衍歐陽脩及仲淹爲黨人且僞作介爲富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契丹命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修國史

○秋七月契丹使耶律高家奴來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延昌宮使高家奴告于宋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富弼曰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乃止

八月詔富弼宣撫河北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余靖如契丹

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召群臣議之知制誥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贐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九月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故才院臺閣皆極一時之選至是歐陽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儉善於知人博學洽聞文章贍麗應用不窮爲世推重

以杜衍平章事無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

衍在樞密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還有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

契丹主伐夏冬十月襄霄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九月契丹主會師于九十九泉遣太弟重元將騎七千爲先鋒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六萬出北路契丹主自帥騎兵十萬繼進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罪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使之而進

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韋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蕭惠以爲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乃遣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蕭惠管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十一月二月胡覩歸契丹遣使如夏帝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契丹城雲州爲西京大同府雲州即雲中也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白溝幅員萬里契丹之至盛也

十二月余靖還自契丹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歲賜銀絹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宋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冊義寧爲夏國主余靖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仍賜對

乙酉

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春正月范仲淹富弼罷仲淹內剛外和政尚忠厚汎愛樂善及其去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杜衍罷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群小咸怨御史中丞尤嫉之衍嫡蘇舜欽易簡子也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

於席上戲作傲歌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忤懿親欲因是以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疏上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而拱辰遂見譏於公議及諫官錢明逸論范仲淹富弼帝欲罷二人既罷翰林學士丁度有憾於衍因置書指衍與二人爲朋比衍竟坐是出知兗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以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爲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龐籍爲樞密副使○罷磨勘蔭子新法○三月韓琦罷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召滬等還滬又不至洙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厂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之群邪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脩罪左遷知除氏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脩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吳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多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相宜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貢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其悉罷之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

丙戌

食之○章得象免時帝欲意天下事進用群賢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不得已乃上章求去以陳執中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相兼樞密使

六年契丹重熙十五年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日食帝謂宰相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孜孜以奉陛下帝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頓首謝秋八月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至是知永靜軍向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亦以昌朝故從育樞密而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冬十月不雨○高麗王欽卒子徽嗣

丁亥

七年契丹重熙十六年春二月募人中糧于秦州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粟大旱帝避正殿詔言闕失三月賈昌朝吳育免時大旱帝避正殿減膳許中外臣僚實封條陳失政賈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曰大臣喧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賈昌朝以使相出判大名吳育歸給事中班未幾以育判尚書都省因侍讀帝謂曰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對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乙未以夏竦平章事丁酉改授樞密使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

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命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壬寅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夏四月甲辰帝御正殿○秋八月分河北爲四路○冬十一月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中以叛以明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初所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安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丁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冬至日知貝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因之殺通判董元亨司理王奬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奕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平巷戰不勝而出入城出保南關而入城雍主簿王奕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平巷戰不勝而出入城出保南關而入城雍提刑田京任黃裳持印乘其家縋

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爲之副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攻賊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者皆被焚死檻送則京師磔于中市則據城中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以文彥博平章事○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官頗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變皇后方侍帝聞變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下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二月夏

王曩霄卒子諒祚立

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立生十月矣養于國母訛龐訛龐遂與其三大將分治國政遣使告哀于宋契丹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詔遣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祭奠六宅使使興宮使耶律裒里慰奠焉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

朝議以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刑部員外郎任顓往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

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

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稱所宜乃改延恩爲觀文殿置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

參知政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

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五月無雲而震

殿中侍御史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

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譏己欲報之而介已卒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耳請發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與其僚以聞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然猶錮介子孫而貶孫復監虔州稅

以宋庠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

○六月明鎬卒鎬沉鷙有謀能斷大事其卒也帝深惜之

河北京東大水

皇祐元年 契丹重熙十八年宗諒祥延嗣寧國元年 夏英

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廣惠人以便窮民出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賑以祿使即受所聚選老病病療者原之仍書其勞約出日爲奏請受賞率百日爲期

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日曰義冢及發大冢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然爲疾疫及相踐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之始以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武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以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固辭不受

六月以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無判尚書都省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自是宰相求閒即命是職以寵之

秋七月契丹主伐夏不見敵而還

○八月陳執中罷以宋庠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副使

儂智高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據於西原安南儂氏廣源州十有八而儂氏尤強世爲屬源州領唐末交阯強盛廣源服屬之及儂全福爲交人攻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楊僮納州建國

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襲陷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不貢獻中國以求內附朝廷不許智高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弊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祀信之不爲設備智高得以肆志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王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活王臣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夏人襲契丹蕭惠敗之

河南進以代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患樂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契丹耶律敵魯古襲夏主嫡母于賀蘭以歸

庚寅

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聖元年春二月夏人侵契丹○三月契丹蕭蒲奴伐夏○詔即大慶殿爲明堂秋九月大享天地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而已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然自漢諸儒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今之親祀不當尚於郊壝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分五室於內仍詔有司詳定儀注以聞於是新作明堂禮神玉製樂八曲九月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進秩一等自是凡享明堂皆寓於大慶殿

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冬十月夏主諒祚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

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于契丹契丹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留之十二月諒祚母復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契丹主乃遣北院都監蕭艾拓

等使夏索党項叛户沒藏氏乞代党項權進驄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而安置所獲元昊妻屬于蘇州

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定大樂局于祕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定雅樂瑗典作雅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鍾弇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

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三年契丹重熙二十年

春正月分淮南爲東西路○三月宋庠免庠天資忠厚人稱爲長者然在政府無所建明會張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僞造敕牒爲人補官事覺論死庠弟龍圖閣學士祁之子與彥方遊諫官包拯吳奎等言庠不戢子弟庠遂求去

以劉沆參知政事○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爲軍姑孰標獻芝草帝命免孝

[illegible]罪而戒州郡自今勿復獻

以張堯佐爲宣徽等使知河陽府貶殺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時張貴妃寵冠後宮堯佐其伯父也以故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且請中丞王舉正留百衆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衆以爲朝廷真欲出堯佐于外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條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趙抃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

蹤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義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冬十月以龐籍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爲樞密副使

十一月以房庶爲校書郎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爲昔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官而遣之

四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卒謚文正僊知高陷邕橫貴藤梧康端龍潯等州遂圖廣州詔余靖立楊畋

等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輒下遂陷八州乃進圍廣州朝廷拒之事聞命知桂州陳曙討之六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知桂州與同提刑李樞及陳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南提舉經制盜賊事發廣東鈐轄司兵赴之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書議樂鎮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矣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爲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不以爲是數與論難竟不能決

帝觀歌器于迎英閣帝出歌器陳于迎英閣諭丁度等曰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嘗著論帝遂製後述以賜度等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使歷宜元吳反

擇衛士從軍以青爲三班差使時士卒畏怯鍾青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事蹟傳藥

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涅其臣願留以萬軍士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契丹主追帝其遠祖僖智高自

追尊耨里思爲玄祖簡獻皇帝薩剌的爲德祖以下帝后宣簡皇帝妣皆爲后復加謚太祖以下帝后

智高圍廣西月知不可拔乃引衆去鈐轄張忠與知英州蘇緘邀擊于白田忠敗死智高遂攻賀州不克乃攻昭州鈐轄王正倫戰死州遂陷

九月以孫沔爲湖南江西安撫使余靖提舉廣南兵甲經制賊盜事以狄青爲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尔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明日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對曰青起行伍若用爲主帥以文人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罷榷法復通商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於是蓋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

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貧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冬十月知制誥王洙上新雅樂詔詳定之洙等上樂議者以爲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作鍾律以獻然終無所成焉以孫復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翰林學士趙槩言通判陵州孫復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復郡所得士瑗子弟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後數數不見及瑗而台經過之然二人論見不合常相避不見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陳曙帥師討儂智高敗績于金城驛狄青執曙誅之

南合將沔余靖之位次賓[illegible]

[illegible]

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曙起并召用等二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之斬之時冬無雪帝責輔臣靖乘奏莫敢仰視雨雪龐籍等言臣等不能寧理上頗聚心願守散

癸巳

五年夏福聖承道元年春正月會靈觀災狄青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illegible]

智高遣人覘之以爲軍未可進覘者去青明日乃整軍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馬援時陳曙已敗兵鋒孫節搏賊山下賊氣銳甚孫節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皆爲賊所俘者慰遣之集師宓等于城

下歛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於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余靖遣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歸于京師伏誅智高不知所終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爲樞密使

孫沔爲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宿府帝不聽

秋七月龐籍罷籍婿屬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遠州道死諫官韓絳因論籍陰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覆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以陳執中

梁適平章事○九月夏及契丹平涼柞遣使進降表于契丹契丹主使其林牙高家奴持詔撫諭之自是貢獻如常時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鎮國神寶時奉宸庫有良玉廣天厚之珠不欲爲服玩之器命鑄鎮國寶之珠不欲爲服玩之器命鑄鎮國寶之作寶

十二月以曹陳許滑鄭州爲輔郡

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謚爲溫成皇后二月孫沔罷自郭后廢楊尚美人斥貴妃寵傾後宮全賻其父充封爲郡王世父弟佐仕至大師姻戚莫不顯貴及卒帝哀悼甚至輟朝十日禁京城舉樂而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撫其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謝恭帝從之沔曰此翰林學士職也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爲右相本行唯蓮且引洙爲負外翰林學士全斌領觀察使士衡田況是爭咎執中

以田況爲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貽永尚英國公主鄭國公主女自以祖宗來無外姻輔政者恒懼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以王

德用爲樞密使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 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食九分之餘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立溫成園○梁適免** 契丹嘗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乃止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 **八月以劉沆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 丙午祔于太廟且製樂章焉

乙未

二年 契丹道宗洪基清寧元年 **春三月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愿爲衍聖公** 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乞更定美號乃改封焉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如故 **夏四月契丹來致其先世繪像以求帝容** 契丹主嘗謂近臣曰朕與宋主約爲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其使來致其意命以求御容 **定衙前五則法** 初太祖因唐制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給役下五等免之以衙前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役而貧富不均隨時升降淳化末始令諸道以戶多少爲差第二等戶爲長里正督稅徵賦皆長吏親爲之第三等戶爲里正第四等戶爲主簿第五等戶爲上

中免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答小婢出外舍死中丞孫抃殿中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因范鎮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而捨大索小暴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以責宰相而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辯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錫等合班論奏執中過失詔令輪日入對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云

以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燕趙國王洪基立復以重元爲皇太叔契丹主如秋山次于南崖之北峪有疾召長子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因大赦縱五坊鷹鶻焚釣魚之具翌日而殂洪基即位於柩前以皇太弟重元爲皇太叔免拜不名大赦改元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告哀于宋夏高麗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沉靜嚴毅有君人之容興宗早年居位不能制其母致有殺逆專擅之事既又不善厥謀遂有慶州貽悔之舉然能感富弼之言中南北之好許諒祚之盟息忿報之師於是政治內脩教宣明使無禽荒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焉

九月遣使弔祭于契丹帝聞契丹主殂發哀成服于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即位

冬十月下溪蠻彭仕羲反知辰州宋守信帥師討之不克而還北江蠻酋呆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爲二十州馬氏有湖南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蔣氏歸之馬氏立銅柱爲界建隆末彭允林以其地內附於是二十州悉置刺史命其土酋世襲之而下溪州則都誓主以統十九州焉謂之誓下州將世襲則都誓主

卒其群酋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再拜謝恩下溪州則自彭允殊文勇儒猛仕端四世相繼爲刺史及仕端死復命其弟仕羲累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至是仕羲子知上溪州師寶然父取其妻乃赴辰州訴之仕羲皆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貢奉賜予悉仕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羲深入他同不可得而二帥及銅柱而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南平王李德政卒子日尊嗣 詔贈德政侍中南越王

葬契丹興宗

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耻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詔李仲昌脩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岳東走趨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聚流所會不免大溢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唐棣貫德博恩冀鄭等郡及閉口埽謂之埽埽謂之埽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乃塞之法其費備而決溢之患時有益計而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無問河決與不決以聞不見以聞者以河隨時張落自立春後東解凍人單水益之至一尺頻爲信驗謂之信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異漲謂之暴水暴水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之郭固詔發京丁水雇隨之以塞塞復月帶蓬蒿謂之蓬蒿水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實復結月花水謂之落花水四月麥芒變色謂之芒種之候水盛長謂之漲水漲水之來有五月桃花水五月桃花水至凡一始一始積川流猥集波瀾

其事翰林學士歐陽脩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嘉祐元年 契丹清寧二年 **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師宰相宿衛禁**

中二月帝疾瘳乃罷 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未罷疾暴作扶入禁中文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尔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尔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復命近臣禱于寺觀諸州長吏禱于嶽瀆蠲天下被災田租而降赦死罪以下罷上元張燈令輔臣禱天地宗廟杜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言國家不當穿河經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言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呼二人詰之曰汝何得輒預此議遣司天官定之塔則事影灼有方位教之復令二人詣殿廷面奏塔在前罪史安言塔有六塔不敢定議乃出狀示之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尔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觀汝自狂愚耳何足言哉皇后聽政彥博親白帝曰陛下遺像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意乃解

閏三月以王克臣參知政事程戡爲樞密副使 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太子詔罷鎮諫職 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鎮知諫院故牛民利

疾則未嘗言及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實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中外莫不寒心無敢先言者文彥博因請于帝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今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晶天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以實告客曰使客問何所言鎮曰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曰自分必死故敢言鎮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八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不從固辭言下切聞者股栗除無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言下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四泣下帝亦泣謂曰卿知卿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召介知諫院時稱聞言于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李仲昌于兾州罷回河役

壬四月子李仲昌等命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弱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上干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重斂非便詔罷其役而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恭懷恩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於是張昌等

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等被謫有差

大雨京師屋壞江河溢（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

六月雨社稷壇壞詔求直言（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群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吳充侍御史呂景初皆以帝未立儲副爲言而知制誥劉敞言之尤力）

秋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狄青罷**（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雖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京師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青使相判陳州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未嘗專賞故下故人皆樂爲之死）

以韓琦爲樞密使○九月命宰臣攝事于大廟大赦○冬十一月王德用罷（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文戰而名聞四夷劉蒙叟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以賈昌朝爲樞密使○十二月劉沆免（張貴妃得幸沆勿以附之沆自愛習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京使之既又陰欲出師道其目之官而宰相抉私斥之可乎上既極言于帝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進由是數爲御史范師道胡宿等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京使之既又陰欲出師道其目之官而宰相抉私斥之可乎上既極言于帝沆遂出知應天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任性剛直剛毅惡吏所列爲政務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人不敢欺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所在皆稱曰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二年 契丹清寧三年夏鐸都元年 **春三月親試舉人** 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大學體張惟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然則以文取士固不要則何觀焉迨來文格日失其舊貫其中之蘊也言而不要則何觀焉迨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患其然屢下詔書戒敕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漫陳他事驅駕浮薄重斷雅俗並取賢敏才備治具之音邪其增習新體曾屢不合程式悉令考落雖為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是年翰林學士陽脩知貢舉痛抑新體仍嚴禁挾書者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棄文投脩晨朝聚謀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得然自是場屋能禁止至為祭文投脩家求其士名字不敢卯帝御殿親落能文星之習遂為之變奇險之辭如華亭人月發人殿卯帝免黜落試舉人及第出身者凡八百七十七人

契丹使耶律防來 初興會殂事乃已其主宗真世復使使耶律防陳來弔成先志 **張昇如契丹** 報使也 **秋八月置廣惠倉于諸州** 初天聖來求以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鄆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九月契丹使蕭扈來 求御容也 **胡宿奉帝繪像如契丹** ○**冬十二月詔間歲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沈淪十數年以此毀行于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迹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

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無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契丹**

太后蕭氏卒 耨斤卒 謚欽哀

三年 契丹清寧四年 **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升之等恐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建大第別物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爲正人所與云 **以韓琦平章事宋庠田況爲樞密使張昇爲副使** 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而儲嗣未建范鎮雖解言職請之益切每入對未嘗不言冀以感動帝意而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荅○昇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秋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王堯臣卒○下溪蠻彭仕義降** 仕義復乞內附奉朝貢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益甚 **冬閏十二月詔使吏毋得知州軍及提點刑獄○詔定制科進士遷次之格** 時閣歲舉士登第者衆縣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

使職官鑠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士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己亥

四年契丹清寧五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帝避殿不受朝**○二月罷榷茶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蓋民所食而强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衆顧經廢尚廣未能弛禁爾既而兼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萬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之費可以蹠利源而緩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司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淤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民困誅求官積濫惡犯法者繁情所不忍是以江湖數千里爲穽以害民也其弛舊禁俾通商利以休吾民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稅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脩劉敞皆主是說而帝力行前議

交阯寇欽州○**夏四月大祫于太廟**○**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萬之請也**以范鎮知制誥**鎮入謝首言建儲事且曰陛下許臣今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復獻給享賦以諷焉帝猶未許

田況罷況寬厚明敏有

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一月汝南郡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謚安懿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愠不見于色嘗知太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于宮中故卹典有加 以牧地賦貧民

五年契丹清寧六年 春正月罷三股河○夏四月程戡免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爲言帝不悅之貶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以孫抃爲樞密副使○五月以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撫州臨川人王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奬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乃調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爲學士薦安石爲諫官安石皆以徂母年高爲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群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illegible]用官

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罷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異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起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六月曾公亮上新唐書帝以自商周以來爲國長久者惟漢與唐而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不足以起其文使唐之君臣功烈不足以動人耳目乃命翰林學士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宋祁升脩之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等爲編脩官參知政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紀志表則歐陽脩撰之傳則宋祁撰焉脩以祁先進且位重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秋七月交阯寇邊詔發諸州兵討之○冬十

一月宋庠免庠再登用浮沉固寵又愛信幼子緻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案法罷判鄭州以曾公亮爲樞密使張昪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槩爲樞密副使○以薛向爲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范祥卒故也

六年契丹清寧七年春三月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弼固辭弼爲首相守典故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由是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喪去位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夏四月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人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旭亦請罷乃知定州而介等皆外補以包拯爲樞密副使○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是日京師陰雨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群臣欲援至和例稱賀中丞王疇言若受賀則失祗畏奉天之意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以司馬光同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上疏言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明武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且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帝深納之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秋八月以曾

公亮平章事張昪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安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世大體及入政府群臣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陛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黜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以母喪去職時有詔告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是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乞去職以歐陽脩參知政事○以范鎮爲翰林學士○冬十月起復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群臣以儲位未定爲憂言者雖切而

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令寢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宮中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爲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乞終喪不允凡十八表而後許之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十二月復豐州

七年 契丹清寧八年 **春三月孫抃罷** 抃篤實無威儀居政府年耄善忘舉止語言傳者爲口實御史韓縝論罷之 **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使** 槩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同心輔政朝廷以治脩以軍民宮吏財利政之先務乃掇百司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焉 **夏五月包拯卒** ○**秋八月以皇從兄漢安懿王子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議既定中書召翰林侍讀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又可訪自宰相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如自聖意乎帝曰然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馮孟陽請其故宗實曰北敵微福以測禍也孟陽曰今記室已有此迹設五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恐乎宗實始悟會司馬光唯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賢之實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久召無詔君命召不復加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入宮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既爲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猷爲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 **冬十月詔賜諸路常平糴本錢** 詔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 **折繼祖卒以其兄子克柔襲領府州事** ○**召福州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不至** 陳烈性介僻篤於孝友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鄉黨稱爲賢人僕如對賓客里中敬之從學者常數百人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辭不起人問其故烈曰吾學未成也

八年 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 **春三月帝崩于福寧殿夏四月皇子鉅鹿郡公曙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 三月辛未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

問之悉歛諸門鑰寘于前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土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帝衾裯多用繒絁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口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獻歲嘗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爭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繳弛而決獄多平允之上國未嘗無弊淳而不足以勝吉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吉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體朝夕心忠厚之政所以培鞏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乙亥帝得異疾詔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覆奏事后性慈儉一頗涉經史及聽政有攻多援經義以決事宁外章奏日數十上一能紀綱要有

立高氏爲皇后 后侍中瑗之曾孫祖大尉繼勳父北作坊副使遵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冊爲后

使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者肅然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尔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德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后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其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聖躬若失調者護大后不流汗得辭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也同列聞者護大后不流汗得辭后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

敦曰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者哉幸大乃爲可稱帝悟帝自六月不御殿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表眼以情大安

契丹太叔重元及耶律仁先敗之重元自殺

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混同江遣使與國王涅魯古與陳國王陳六衛王麟王貼不之等四子山重元名而甚寵大王重元以金券免拜不名而甚寵之重元子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北大王心腹大臣謀曰此曹凶逆密使固許王蕭之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混魯古知事不濟坐下宜謹爲備臣請帥衛士以討焉混魯古聞逆黨知事已泄犯行宮出奔乃陛下及諸王公卿若介馬馳召南北院大王及三衛士可知也仁先拾馬環屋賊衆多降混魯古知事不濟遂誘脅弩手軍陣于行宮外惟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大王心腹大臣謀曰此曹凶逆密使固許王蕭之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

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作寶文閣 藏仁宗御集也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夏四月放宮女還其父家 凡三百二十五人從知諫院司馬光之言也

五月浚五股河 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東至德清八海轉運使韓贄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是詔併五股河治之

皇太后還政于帝封韓琦爲魏國公 帝方大療韓琦欲大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衛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作孝嚴殿于景靈宮 奉仁宗御容也

秋八月錄周世宗後○內侍任守忠有罪蘄州安置 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擢內侍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副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誕妄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搆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后以誨亦上疏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問脩曰何如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九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科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帝示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用

方築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粮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十二月西蕃木征以河州來附 初唃厮囉聚李立遵女生瞎氊及磨氊角又娶喬氏生董氊立遵既與唃厮囉不協李氏寵亦衰斥爲尼于廓州而鍾其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唃厮囉不能制磨氊角因撫有宗哥寶元中磨氊角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請屬唃厮囉瞎氊則居龕谷而死瞎氊與母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氊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益強與有河北之地由是唃厮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獨內河州乞

吳奎以父喪去位○以王疇爲樞密副使

乙巳

二年 契丹咸雍元年 **春正月契丹立梁王濬爲太子** 濬契丹主長子生八年矣

二月王疇卒○三月行明天歷 周琮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蓋欲稱爲考妣也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特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爲皇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葬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機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

重穢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兼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六月甲寅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五月以陳旭爲樞密副使○詔宗室封王者子孫襲爵○秋七月富弼罷弼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張昇罷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跪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請留以私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以許州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陳升之爲樞密使呂公著爲副使升之博辯敏捷帝每與大臣議事升之輒以己意傅會帝悅之然對數上帝稱善公著方正剛直帝嘗欲大官孫贊之力乃止升之公著皆以英才受顧命輔幼主繼大統之後帝嘗曰備位宰相當以天下爲己任公著曰臣無預先帝之命且陛下方諒闇而臣輒當重任人必以爲陛下有偏聽之失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八月京師大雨壞屋漂民詔求直言

冬十月吐蕃唃厮囉卒以其子董氊爲保順節度使

三年遼咸雍二年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詔立濮安懿王

園廟以王子宗懿爲濮國公主祠事貶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凡漢之稱皇考稱帝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趙瞻監察御史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堯俞等復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誨遂劾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上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爲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辭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中書門下曰吾聞群臣議講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謙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亨方施行帝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公乃以塋爲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懿爲濮國公奉王後詔臣民避王諱呂誨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歐陽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范純仁請同黜遂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范鎮知陳州於是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即上疏乞同貶乃出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韓維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誅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主寇大順城趙明敗之先是夏主諱祚遣吳宗來賀即位詔令門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度置一夕絕其

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受賜食又訴于押伴張覿詔命還赴延州與宜辨之宗庶理屈不復乞買馬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圍秦鳳涇原諒祚不奉詔而出兵奉國柔遠砦蕃官趙明擊退之知延州陸詵謂由積習致然不加折諸則國威不立因留其請時服使者乃歲賜而移牒州問故帝聞之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問而懼遂報言邊吏擅興今誅之矣因遣使貢方物以謝罪初諒祚寇大順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不從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判渭州○詔三歲一試舉人○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潁王頊為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疾居因進言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辭方平進筆請乃書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潁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立太子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四年遼咸雍三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子即位大赦帝崩年三十六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欽仰高風詠嘆至德何其盛哉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吳奎為樞密副使○以韓琦兼侍中文彥博兼中書令宰執群臣進秩有差二月立妃向氏為皇后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完國留後經之女帝為潁王納為妃進封李日尊為南平王○三月歐陽脩罷

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爲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爲是及誨等斥而脩薦之奇爲御史衆因目爲茲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于脩造帷薄不根之誘摧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帝初即位欲加深譴訪諸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皆爲脩辯釋脩亦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所從來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辭窮乃默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及在朝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貴識之下率爲聞人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然誹謗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鏤刻駢偶梁周翰高錫柳開范杲頗尚淳古及揚億劉筠蔡偶之辭出學者靡然從之穆脩於是獨爲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中讀而心慕之若心探賾至忘寢食與尹洙迭相師友以服人心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崇義公宗諫致仕以其子若訥龍爵○以司馬光爲諫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

以吳奎參知政事○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然自以楚士寡援中朝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於是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相揚之帝在潁邸韓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狎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卿病耶有所要耶吳奎對曰臣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政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紀矣乃命知江寧府

丞光爲中丞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四曰要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二朝皆以此

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秋八月葬永厚陵○以周後柴貽廓爲

三班奉職○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曾公亮亦韓琦專用力薦安石

覬以聞琦也

韓琦罷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因劾琦不

抑文德殿常朝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徙陶爲翰林學士奎又執不可陶遂言奎阿附因廷辯不已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州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同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荅琦蹙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天資忠厚折節下士無貴賤

禮之如一人以獎孩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請惟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吳奎陳旭罷奎既罷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爲王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韓維亦以爲言帝乃召奎還中書及韓琦罷相奎與旭亦去奎博學清重達於從政嘗言于帝曰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感自然而至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耳帝然之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邵亢爲樞密副使抃爲政嚴而不苟所至辦治帝聞其名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及命下大臣

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謂曰聞卿四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廷有未協者必密啓開帝嘉其忠恒褒荅之

復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呂公著爲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

光論張方平不府帝不從還光翰林無侍讀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

冬十月張方平以父喪去位

方平廉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名重當時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

初御邇英閣召名侍臣講讀經史○种諤襲夏鬼名山以歸遂城綏州

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夷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張亢知鄜州蔡挺知秦州皆以聚兵爲名亢挺皆可受若但以衆來情僞未可知且安州置二城逆母妄動諤持之力詔說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說言名山誠能擾橫山以扞敵我以東史世封之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說不協力從之奏風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聞名山之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陸詵劾諤詔置獄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